

全球著名教育家 Ken Robinson 说“若不准备试错,则永远不会有任何原创思路”。读到这一行文字,一束感悟之光在眼前闪动:准备试错就是“尝试”,原创思路就是“创新”,AI时代,尝试与创新非遥远蓝图,它正一步步融入当今从医者崭新的实践之中。

尝试,是时代最为鲜明的姿态;尝试者,需有迈入无人区的勇气。听闻最先的研发团队如拓荒者般深入医学数据之林海,尝试让机器读懂生命的另一种语言;也有团队为训练 AI 识别早期肿瘤的影像特征,夜以继日地在数以百万计的

数字图像中探索,在茫茫像素间捕捉

说不清为什么,特别喜欢石头。或是源于深知自身的脆弱渴望如磐石?或是源于伤害太多试图拥有石的硬气以怼回?还是源于自小就木讷到双唇紧闭如石,便深爱同类?

不论去何处游玩,哪怕筋疲力尽迈不开脚步,可一看见石头就会满血复活欣然奔去。最喜欢的就是用手指顺着石头的纹理划过,一条又一条,一圈又一圈,粗的细的,长的短的,圆的扁的。一直觉得石头的厚重在于纹理,又或许我对石头的喜欢便是因其纹理吧。

没有纹理的石头太过稚嫩,还没见过世面,还不配以石自居——纹理是石头经历与成长的痕迹。对,石头也有经历也在成长,在日月下,在风雨中,在目睹了发生在自己周遭的事情后。没有纹理的石头,即便再大也像巨婴,没有心事,更没有思想。石头心里是不藏事的,它将心事流淌成了纹理。不像人,一脸灿烂下可能满心褶皱。

指尖从纹理上划过,如同感受着石头的一呼一吸,就像问好并拥抱了石头。无法想象,这世上会有没有纹理的石头,如同无法想象会有无心的人。

(摘自《今晚报》张亚凌/文)

尝试与创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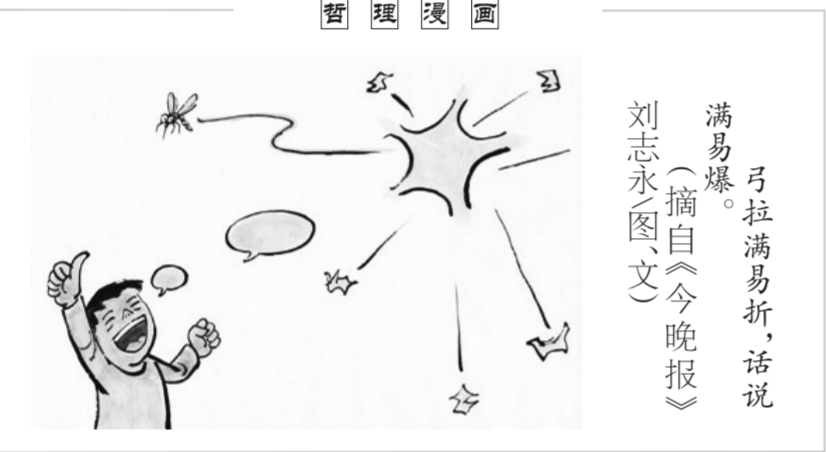
捉神秘病变的踪迹。每一次尝试,好似外科医生微创手术的实践,小心翼翼曲线训练,在千万次试错中寻觅通向成功的路径。这不就是医学精神的本身吗?

创新,则更需在尝试之上锤炼智慧;创新者,常于山重水复处另辟蹊径。当 AI 模型吸纳了巨量病历、文献、试验数据之后,便显露出超越人类经验的洞察,协助发现人类思维惯难以企及的治疗模式或药物组合。如:以 AI 算法为支撑,在复杂手术中为医生提供机器臂辅助,使手术刀在人体中游刃有余、精准安全。每一次创

新,犹如一束照亮医学未知领域的光,智慧在协作中愈发清晰。

然而,纵使尝试鲜明,创新锋锐,再精妙的算法,也无法取代医生传递给患者的关怀与心灵慰藉。特鲁多医生墓志铭上那朴素而深远的箴言不会过时:“有时去治愈,常常去帮助,总是去安慰”,“帮助”与“安慰”中所蕴含的人文与伦理重量,终究需要医者仁心去担当。这亦是 AI 医疗时代尝试和创新路上不容迷失的方向:技术永远为生命服务,一切探索的最终指向,终究是“人”本身。闪耀的科技锋芒与人类对生命永恒而执着的关怀,共荣又共情。

(摘自《新民晚报》汪洁/文)



滴水藏海

循此苦旅,以抵繁星。——拉丁文谚语,也以莫尔斯电码的形式储存在“旅行者号”探测器所携带的金唱片中

真爱你的人,把你的主体性当优点;而剥削你的人,把你的工具性当优点。

——如何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真的爱你

一个朋友在闲聊时向我诉苦,说他的一个朋友不知为什么“失联”了,在微信上“拉黑”了他,手机号码也换了……百思不解,苦闷沮丧。

另一个朋友在旁听到他讲这件事,也“兴奋异常”,迅速补充了自己的“遭遇”。他说,我有几个 20 多年的朋友,我曾经帮过他不少,这几年他做生意发了财,我们的关系就慢慢淡了,最近几年几乎“不相往来”,连我儿子结婚,请他们全家来喝喜酒,一个人都没来,也没个电话恭贺,你说,恼不恼人?……说到激动处,他青筋暴起,满脸通红。

他们痛快淋漓地一番畅言后,我平静地安慰他们:“此次‘慷慨陈词’后,理当一切放下,

我未曾拥有显赫的家世,却从父母布满老茧的手中,接过了人类最古老的遗产:在苦难中开凿光明的勇气,在岁月里淬炼生命的韧性。

——一位即将毕业的硕士生身穿学位服,和正在田野里收割麦子的父母视频通话,而他的感言更让人动容

(选自《读者》)

交往随缘

只有放下,你心里才能腾出让幸福、安宁驻足的空间,否则的话,一直在心里郁结,那个‘疙瘩’便会一直在心里作怪,‘走散’的朋友并不知情,难受的还是你们自己!”

我之所以这么说,只因这种渐行渐远、到最后“走失”的朋友我也有几个。我的处理办法是:失之淡然,交往随缘,不以对方为唯一;另外还要做到不以自己为中心,时时处处要讲求别人按自己的意志与己交往;与任何朋友相处,散淡相交,轻松相处,合缘则继续,缘尽则不怨彼此,各自安好。

要知道,大千世界,芸芸众

东汉有一位叫刘昆的官员,曾任江陵县令。有一天,江陵突然发生大火,火势越来越大,烧毁了数百间民房。如果照这个势头烧下去,江陵城可能不保,心急如焚的刘昆一时间也没有什么好办法,就跪地乞求上苍灭掉这场大火。

奇迹发生了,就在刘昆跪地不久,突然电闪雷鸣,顷刻间下起了瓢泼大雨,大火很快被浇灭了,江陵城保住了。老百姓非常感激刘昆,刘昆能向天借雨的能耐被传开了。

后来,刘昆调任弘农郡太守。这里老虎众多,农民白天不敢出门,春耕就无从谈起了。可消灭老虎谈何容易,投入的人力物力可想而知。上一任太守就因此丢官。

刘昆上任的第一天,那些曾经威风凛凛的老虎,开始带着自己的幼崽,纷纷渡河逃到对岸。从此,虎患绝迹,百姓可以自由出行了。刘昆驱虎的能耐又被传得神乎其神。

这两件事很快传到汉光武帝耳中。光武帝迷信鬼神之说,立刻召见刘昆,问他是不是果有此事。刘昆说:“有这两件事,不过都是巧合。大火那天,天空早就乌云密布,就算我不跪,下雨也是早晚的事情。老虎一事就更不是我的功劳了,弘农郡的动物快被老虎吃光了,就算我不去,它们没有食物也是会走的。”

光武帝恍然大悟,有些失望,称赞刘昆几句,说他很诚实,就让他走了。刘昆的老婆抱怨:“为什么不在皇帝面前吹嘘自己?这样能当大官。”

刘昆说:“咱们皇帝喜欢鬼神之说,如果我说自己会法术,皇帝让我当场表演求雨驱虎,我根本办不到,就会为家族引来杀身之祸。”

得意不忘形,刘昆值得学习。

(摘自《滕州日报》任万杰/文)

生,不是所有人都会跟你有缘、结缘,结了缘的人也不一定一辈子都会与你惜缘。每个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,会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和精神需求。

如果能够看清这件事和人情,不活在别人对自己的态度里、话语中,我们在生活中就可以增加一些潇洒、快乐的成分。一计较、一纠结、一怨怼,就输了,让人来定义自己的幸福,又如何能够快乐不“打烊”……

“失之东隅,收之桑榆”,不无道理,付出真心真情,便能收获笃定的朋友之情;失去的,也不必念念不忘。

缘来珍惜,缘尽不悔。(摘自《广州日报》杨德振/文)

得意不忘形

连心桥

世洞察

心导航

当过兵的姐夫:用钢铁意志坚守生活原则

来自湖南省会同县的何成军先生多年来一直在邮局订阅《文萃报》,是本报的忠实读者。今年正值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5 周年,何成军先生特以手写信形式向本报投稿,与我们分享了他姐夫龙庆尧抗美援朝的故事。

我的姐夫龙庆尧,生于 1930 年,湖南省怀化市会同县坪村镇人,卒于 2018 年。1951 年参加抗美援朝,他在部队担任过排长,参加过上甘岭战役。在战场上,他用手雷炸毁敌人的暗堡一个,歼敌 20 多人,由于敌人的飞机轮番轰炸,及多于几倍我姐夫所在连队的兵力,加上志愿军落后的武器装备,导致我姐夫

的连队人员伤亡 98% 以上。我姐夫的手掌及小腿被弹片击穿。因阵地上美军的飞机来回地巡视,如见我志愿军有伤员的动静,就开枪扫射。我姐夫由于伤势严重,被压在已经牺牲的战士下面,才逃过了死亡。后因志愿军大部队打扫战场,姐夫才被救出来,运送到后方部队医院治疗了一年多,出院时最终鉴定伤残为二等残疾甲,被志愿军总部记一等功。

姐夫后来转业到地方食品站工作,于 1957 年与我姐姐何二秀结婚,婚后生育两男三女。姐夫在几十年的工作期间,总是任劳任怨地做好每一件事,在乡政府食品站工作期间,管理四五个人,即使是小小

的站长,也与职工一起到大队及生产队,收购生猪、屠宰、销售、统计、调拨等全程参与。星期天其他职工休息时,姐夫他就一个人在站里打扫卫生。在我的记忆中,他好像没有休息一天,除了生病和过春节。

70 年代初,我全家下放到我姐夫所在的乡镇。所有在册的农村人员每户有喂养生猪派购任务。生猪重量不达标,就不准收购。有一次,我与老兄把养大的生猪抬到食品站出售。那天是我姐夫负责过磅收购,重量差两公斤才达标,我心想应该可以吧,哪知我姐夫却说:“抬回去再养一个星期。”那时我心里有多愤怒,只差没与姐夫吵架了,我心里在想:你是我亲姐夫,

怎么不关照一下?也要讲点亲情和人情嘛。姐夫好像看出了我的内心,他却说:“你抬来的生猪重量不达标,收的话,别人有意见,规定的原则不能破。”因这件事,我生了好长一段时间的气。

另外一件事,我曾记得 80 年代初期,上级按文件给我姐夫增加一档工资,那时增加工资的名额分配较少。我姐夫把增加工资的名额让给了年轻的职工,他却说:“我现在的工资比年轻人要高十几元,这次我就不加了。”思想是如此的纯正,为别人着想,吃苦在前,享受在后,不用手中的权力搞特殊化。姐夫的 5 个小孩参加工作后,破产下岗的都是自谋出路。

(何成军/文)

2008 年年初,我获悉一些集报者得到中国人民大学

方汉奇教授的指教,对收藏与研究大有提高。我便也想请教方汉奇教授一些刊头画收藏方面的问题,把信寄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办公室。一个多月后,我竟真的收到方汉奇教授的亲笔来信。当时我喜悦的心情无以言表。方汉奇教授在信中客气地说因去信收转原因耽误了一些时间。就刊头画的收藏以及刊头画报的创办,他给予充分肯定,认为“刊头画很有意思,很别致,也很有收藏价值”。从集报方面来说,刊头画是报纸

方汉奇的“鞭子”



信息的一部分,刊头画专题“应是集报工作值得关注的方面”,也值得去做。

2014 年,如何让老旧报纸里的刊头画活起来,讲好中国故事,一时较为困惑,我就电话请教方汉奇教授。方汉奇教授当年已 80 多岁,耳聪目明,他耐心明

确地指出,要重视个案研究,选择的专题要新,钻研的题目要小。方教授的这些话,对于集报人都是非常宝贵的建言。

2016 年,方汉奇教授得知我将举办刊头画展览,非常支持,他在百忙之中还为《中国刊头画》报题写报头,这也是继邵华泽题写《中国刊头画》报头之后又一珍贵的报头字。应了方汉奇教授的点拨与鼓励,我花了 8 年业余时间,多方收集刊头(见图),查阅资料,编著成了《中国报纸刊头画史略》一书。

(王洪彪/文)

迟到的证言:日本报纸首揭岳阳细菌战真相

今年 7 月,岳阳报纸收藏家、民间抗战史研究者巢国辉先生收到了一份日本《赤旗报》(见图),这张 2025 年 6 月 16 日出版的报纸,首次以事实为依据,公开承认 1938 年 7 月 20 日日军在岳阳空投生化武器导致无数平民伤亡的历史罪行,并明确表示日本政府应对此谢罪。这份迟来了 87 年的证言,揭开了日军在华系统性实施细菌战的残酷一角。

《赤旗报》的披露并非孤立事件。报道指出,日军使用化学武器的暴行可追溯至 1930 年台湾雾社事件,造成千余名

同胞罹难。1932 年后,在臭名昭著的石井四郎主导下,日军开始大规模研发生化武器。卢沟桥事变后,侵华日军迅速将实验室的罪恶投向中国大地。

1938 年 7 月 20 日,成为岳阳城永恒的黑色记忆。当日,日机在对岳阳城区狂轰滥炸的同时,投下了携带生化毒剂的炸弹。洞庭路、交通门、柴家岭……繁华街巷在爆炸与毒雾中化为炼狱,有 800 余人当场殒命。

巢国辉曾通过研究史料并撰文指出:1939 年 4 月,石井四郎与木村兵太郎两大恶魔

来到岳阳,于联立中学设立“岳州给水防疫支部”。这支隶属于南京“荣字一六四四部队”的恶魔分支,在整个抗战期间以“防疫”之名,在岳阳及周边地区播撒瘟疫,荼毒数万生灵。《岳阳百年》《另类南京大屠杀》等著作早已记录下这段血色历史。

面对非人的暴行,岳阳并未沉默。以王国雄、胡春台为首的岳阳游击队,依托受害者彭仁寿提供的关键情报,与日寇展开殊死较量。他们成功炸毁载有生化毒剂的日军军列,并于 1940 年 4 月

评报栏

《文萃报》于 2025 年 10 月 14 日(总第 3495 期,星期二)的三版《国防天地》上,推出“80 面受阅战旗背后的铁血与荣光”一文,至 2025 年 12 月 9 日,连续转载了 12 期,共推出了 80 面受阅战旗的 48 面战旗。尚待发的还有 32 面战旗,仍按每周二的三版版面,每期还发“4 面战旗”计算,要到 2026 年 2 月 24 日,才能够将 80 面受阅战旗登载完毕。历时之久,期数之多,是一个大手笔。它满足了广大读者的期盼,给他们送来一份“精神大餐”。特予点赞!

(黄百强 12.13)



在望城岭设伏,炸毙策划岳阳细菌战的核心人物——日军少将织田。

韩国记者 2022 年初依据巢国辉所著《古城之殇》一文深入岳阳采访,相关报道已于当年 3 月 1 日在韩国媒体刊发,国际社会再次聚焦这段被刻意遮蔽的黑暗历史。

(据岳阳日报客户端)

点赞!连载受阅战旗大手笔

研报